

帝國視野下的壯遊： 鹽谷溫〈臺灣遊記〉中的風土人文與（反）殖民意識⁽¹⁾

蔡 祝 青

Grand Tour under Empire's Eye: Natural and Human Landscapes and (anti) Colonial Consciousness in Shionoya On's *Taiwan Travelogue*

Chu-ching TSAI

Abstract

Shionoya On, a noted modern Japanese sinologist, was commissioned by the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today'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on December 1936 to lecture in Taiwan for one month. His lectures and travels have been written as serialized *Taiwan Travelogue* compiled into *Shibun Magazine*. Using lectures tour, he traveled throughout Taiwan and composed his *Travelogue*. This practice was not only a particular travel and writing habit for Shionoya On, but also reflected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overseas exploration and travel writing since the late Meiji Period.

In this context,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Shionoya On grasped the opportunity of his Taiwan lectures to promote "Shouwa Oudou" and used his spare time to plan his exploration of Taipei and 11-day "Southern Expedition." In addition to paying tribute to the Japanese martyrs of education in Zhishanyan, he also offered prayers to the Ryukyuan at Checheng. Moreover, he enjoyed writing and reciting poetry, as well as drinking and socializing with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from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and the Taiwan Poetry Society. While thinking of ways to assimilate Taiwan using Confucianism, he also speculated on the fate of indigenous customs, hoped to eliminate 'Japan' and 'islander' consciousness as soon as possible, reward Mainland immigrants, and proposed abolishing monopoly law and reducing taxes so that Taiwan could become a developed paradise for the Japanese. Using Confucianism as the foundation for Japan's nationalism and morality, the assimilation concepts proposed by the sinologist Shionoya On seemed to comprise a paradoxical force between colonialism and anti-colonial consciousness, which is a topic worth pondering.

Keywords: Shionoya On, *Taiwan Travelogue*, *Shibun Magazine*,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Shouwa Oudou

關鍵詞：鹽谷溫、〈臺灣遊記〉、《斯文》、臺北帝國大學、昭和王道

一、前言

近代著名日本漢學家鹽谷溫（Shionoya on, 1878-1962）曾於1936年12月受臺北帝國大學（即今日臺灣大學）之請託，前來臺灣短期講學一個月。其講學綱要與旅遊行蹤、會見的日臺政要與藝文界人士亦曾透過所作〈臺灣遊記〉連載於氏編的《斯文》雜誌中。藉由海外講學機會，趁便周遊全臺，並起草遊記，連載於雜誌中，此舉不僅是鹽谷溫個人多年來的旅遊與書寫習慣，更反映了日本帝國自明治晚期以來蓬勃發展的海外探勘與旅遊書寫風氣⁽²⁾。

(1) 本文為筆者106年度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國民文學』視野下中國文學史觀的建立與傳播：以笹川種郎、鹽谷溫為中心（二）」（MOST 106-2410-H-002-190 -）的部分成果，2017年12月16-17日榮獲臺大文學院補助，發表於日本早稻田大學綜合人文科學研究センター主辦「第九屆東亞人文學論壇」，獲益良多，謹向相關單位與交流學者致上謝忱。

臺灣隨著縱貫鐵道的開通（1905），內臺定期航線的確立（1912），以及裕仁皇太子（即日後的昭和天皇）臺灣行啟（1923）之影響，使得臺灣旅行益發受到重視，並慢慢打開風氣。在鹽谷溫的〈臺灣遊記〉（1936）之前，至少已有文學家佐藤春夫（1892-1964）的〈殖民地之旅〉等遊臺散文（1923-1937）與政治家兼報人德富蘇峰（1863-1957）的《臺灣遊記》（1929）為臺灣書寫立下了典範。論者認為佐藤以異國風情的視野來凝視殖民地臺灣，寫作多聚焦在自然景觀與臺灣原著民⁽³⁾；近年則有藤田省三提出〈女誠扇綺譚〉等作品是書寫臺灣國族主義誕生的文學作品，作者對於臺灣國族主義充滿友愛的眼神⁽⁴⁾。相對於佐藤的文人觀點，德富蘇峰的《臺灣遊記》主要描繪北白川宮能久親王遺跡、裕仁皇太子臺灣行啟相關景點等帶有帝國印記的史蹟，同時著力於帝國的在臺建設，另有臺灣風土民情的介紹，遊記文末更附上〈臺灣佔領的意見書〉與《臺灣所見》二十則，尤其展現德富蘇峰作為對外侵略的國權主義者面向。本文將在此基礎上，探索鹽谷溫如何把握來臺講學機會，一方面宣揚「昭和王道」，二方面也利用課餘時間積極規劃臺北近郊的探勘，以及為期十一日的「南征之旅」，藉此探討鹽谷溫〈臺灣遊記〉的內涵與意義。

二、鹽谷溫於 1936 年來臺短期講學與旅遊

臺北帝國大學東洋文學講座設立於 1929 年，當初由久保得二（Kubo Tokuji, 1875-1934）先生受聘為臺北帝國大學文政學部東洋文學講座教授，神田喜一郎（Kanda Kiichirō, 1897-1984）先生為助教授。未料久保先生於 1934 年 6 月因腦溢血過世，同年 11 月，神田先生則升任為教授，並在 12 月赴法、英兩國研究，至 1936 年 8 月始返回臺北帝大任教。在這段期間，校方雖於 1935 年另聘講師原田季清（Harada Suekiyo）遞補職缺，但就在這段青黃不接的日子裡，導致有畢業生修課單位不足的情況，因此校方於 1936 年 10 月聘請東京帝國大學鹽谷溫先生以特聘教授的身份前來短期講學一個單位⁽⁵⁾，以補足畢業生的修課學分⁽⁶⁾。

至於鹽谷溫先生實際講學內涵如何？筆者已透過鹽谷先生所作〈臺灣遊記〉⁽⁷⁾一文掌握其大略。此文以連載形式刊登在鹽谷溫參與編輯的《斯文》雜誌，共連載四期：第十九編第二號（昭和 12 年 1 月 27 日），頁 1-6；第十九編第三號（昭和 12 年 2 月 27 日），頁 7-12；第十九編第五號（昭和 12 年 4 月 27 日），頁 13-20；第十九編第六號（昭和 12 年 5 月 27 日），頁 21-31。透過翻閱《斯文》雜誌與〈臺灣遊記〉內容，我們尤能看見鹽谷先生有極豐富的海內外考察與旅遊經驗，也樂於將旅遊見聞與抒情感懷一一敘寫於遊記、隨筆與詩詞當中⁽⁸⁾，這樣的壯遊閱歷與書寫，一方面體現旅遊事件發展的始末，二方面則透露出旅遊者的心志感懷，進一步則頗能連結並參照當時來臺的帝國知識份子的共同體驗⁽⁹⁾，值得仔細梳理。

(2) 相關研究可參見東洋文庫近代中國研究委員會編：《明治以降日本人の中國旅行記》（解題）（東京：東洋文庫，1980），（加）Fogel, Joshua A. *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 1862-1945*. (Californi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蘇碩斌主編，石守謙等合著：《旅行的視線：近代中國與臺灣的觀光文化》（臺北：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院，2012）

(3) 吳佩珍：〈帝國旅人眼中的浪漫南國——佐藤春夫的臺灣再現與〈女誠扇綺譚〉〉，收於佐藤春夫著，詹慕如譯：《帝國旅人佐藤春夫行腳臺灣：收錄〈女誠扇綺譚〉一個臺南府城的奇幻傳說》（臺北：紅通通文化出版社，2016）

(4) 下村作次郎著，邱若山譯：〈佐藤春夫「台灣作品群」的研究與翻譯〉，收於《殖民地之旅》（臺北：前衛出版社，2016）

(5) 黃得時，〈《清代文學評論史》序文〉，收於黃得時著，江寶釵編，《黃得時全集 1・創作卷一》，（臺南市：國立臺灣文學館，2012），頁 648-649。人事聘任詳〈敘任及辭令〉，昭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特聘東京帝國大學教授鹽谷溫為講師，詳《學內通報》第百六十一號，昭和十一年十月三十一日。

(6) 詳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十九編第二號，（東京：斯文會，昭和 12 年 1 月 27 日），頁 1。

(7) 本文所引〈臺灣遊記〉係由筆者科技部計畫研究助理李韻翻譯，筆者校閱而成。為簡省篇幅，下文不另做註解。

(8) 如在《斯文》雜誌中曾發表〈北越遊記〉、〈北國遊記〉、〈九州遊記〉、〈秩父遊記〉、〈續九州遊記〉、〈京城遊記〉、〈山田遊記〉、〈續山田遊記〉、〈續續山田遊記〉、〈奈良遊記〉、〈奈良遊記補遺〉、〈東海山陽遊記〉、〈東北遊記〉、〈兩越遊記〉、〈續東北遊記〉、〈琉球遊記〉、〈臺北遊記〉（按：應作〈臺灣遊記〉）、〈臺灣遊記〉、〈燕齊遊記〉等共十八篇，在鹽谷溫的隨筆著作中，顯然是極可觀的文類。其中〈續九州遊記〉便是紀錄鹽谷溫在九州帝國大學講學，〈京城遊記〉則紀錄了鹽谷溫在韓國京城帝國大學講學。詳〈鹽谷節山先生著述目錄〉，收入東京支那學會編，《東京支那學報》，第九號（東京：東京支那學會，1963 年），頁 4-10。

(9) 如臺北帝國大學的久保天隨先生亦喜愛從事旅遊，當他在進行實地的跨界旅行時，更以漢詩作為溝通、交往之媒介，此舉雖有助於東亞漢字圈之互動聯繫，卻也因久保先生隱藏的日本本位意識，乃至化身成為帝國主義「話語」實踐，反而產生「同文關係」的尷尬性。詳黃美娥，〈久保天隨與臺灣漢詩壇〉，《臺灣學研究》，第七期（新北市：2009 年），頁 1-28。此研究成果有助於筆者觀察鹽谷溫的案例。

鹽谷溫在這次的講學任務中，除了身負家學的傳承使命，隨著鹽谷先生晚年思想慢慢走向漢學的復古，在面對世界局勢發展時，也步上井上哲次郎、服部宇之吉等人的儒教權威主義，漸漸與政權合拍。1929年鹽谷溫擔任昭和天皇的「御講書始」，進宮為天皇與皇后陛下講書，1931年參與皇子浴湯之儀，至1932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侵略中國東北，並以「王道」概念成立滿州國之際，鹽谷溫則接受「文化事業部」之請前往巡訪，滿州國的「執政」溥儀及其弟與弟媳皆曾受教於鹽谷溫。隨後，鹽谷溫又以「昭和王道與世界和平」為題前往歐美巡迴演講，宣傳王道⁽¹⁰⁾，可見其在日本社會地位崇高，極受日本皇室重用。

長久以來，鹽谷溫也常從喧嘩的場合中，退而賦詩寫信，或在避暑度假時，仍「一頭栽在元曲選的註釋作業中」；雖然將屆甲子之年⁽¹¹⁾，也常是席不暇暖，「九月去了富山，十月去了北海道，十一月在金澤任教，而十二月再提起老軀一路向臺灣」，鹽谷溫提到自己「始終念念不忘文章報國之志。」⁽¹²⁾在所說詩歌中亦能表述心跡：

深夜發岡山，朝來赤馬關，
大鵬飛萬里，一舉向臺灣。

朝游北海暮南溟，鵬翼橫飛不暫停，
四世文章期報國，白頭振鐸說麟經。⁽¹³⁾

這是鹽谷溫從下關航向基隆港的高千穗丸上所寫下的五絕與七絕詩，在詩歌中，鹽谷皆以《莊子·逍遙遊》中鵬飛九萬里的大鵬鳥自況，可見其躊躇滿志，身負家傳使命，四世文章期能報國的拳拳忠心，對於自我也有深受「昭和王道」之深畜厚養而可致用⁽¹⁴⁾之期待，盼能「白頭振鐸說麟經」。這裡所稱「麟經」，鹽谷自解「指的是春秋。余欲以春秋的大義名分來解說國體明徵⁽¹⁵⁾。」可知在1935年的國體明徵運動中，鹽谷溫是站在右翼的立場，支持以天皇為統治權主體的國體論，也願為此論說奔走宣講。

據〈臺灣遊記〉記載，鹽谷溫的這趟講學之旅是從1936年11月29日從東京車站出發，直至1937年1月8日才重返東京自宅礫莊，歷時共41天。從行程規劃來看，又可分為三部分：其一是日本講學行程，時間為1936年11月29日至12月4日，鹽谷溫因接受日本文部省思想局的委託，要到神戶與德島的高等工業學校教授日本文化課程，因此從東京出發，途中先前往神戶、德島講學，再從下關乘船來到基隆港；其二是臺北帝國大學講學行程，時間為1936年12月5日抵達基隆港起至12月22日止，此間除了週日前往近郊參拜旅遊，自12月7日至22日的十四天，則以每天至少兩小時密集授課的方式依序講授「中國戲曲小說史」。此外，又安排校內外演講活動，夜間除有各式歡迎會與帝大師生、臺灣詩壇交流，也曾前往臺北放送局講演⁽¹⁶⁾；其三是臺灣的「南征之旅」，時間是1936年12月23日起至1937年1月2日止，鹽谷溫有門生故舊與帝大新知⁽¹⁷⁾陪同，從臺北出發，

(10) 該文曾刊登於《斯文》第十六編第一號（東京：斯文會，昭和8年12月27日），頁1-13。另可參考陳瑋芬：〈「道」、「王道」、「皇道」概念在近代日本的詮釋〉，收於高明士主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儒家思想篇》（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系，2003），頁283。

(11) 鹽谷溫在〈臺灣遊記〉的「礁溪書信」中寫道：「昭和十二年正月元旦，於太魯閣蕃社迎接邁向六十的新生。遙向東方合掌而拜，感謝天恩。」《斯文》，第十九編第六號（東京：斯文會，昭和12年5月27日），頁28。

(12)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十九編第二號，頁5。

(13) 同前註。

(14) 釋德清在解說《莊子·逍遙遊》中「且夫水之積也不厚」一節時，提出「此一節總結上鵬鵬變化圖南之意，以暗喻大聖必深畜厚養而可致用也。意謂北海之水不厚，則不能養大鵬，及鵬化為鵬，雖欲遠舉，非大風培負鼓送，必不能遠至南冥，以喻非大道之淵深廣大，不能涵養大聖之胚胎。」陳鼓應註釋，《莊子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9），頁8-9。

(15) 「國體明徵」（明確國體）事件是1935年由軍部與右翼諸團體所提出，反對1912年以來由美濃部達吉提出的「天皇機關說」。「國體明徵」提出以天皇為統治權主體的國體觀念。詳朱庭光主編，《法西斯體制研究》（上海：上海人民，1995），頁524-529。

(16)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十九編第三號，（東京：斯文會，昭和12年2月27日），頁7-12；《斯文》，第十九編第五號（東京：斯文會，昭和12年4月27日），頁13-20。

(17) 主要有三人：今村完道（閑堂，愛媛人），為鹽谷先生返回東大時的助教，時任臺北帝大文政學部哲學科教授，文政學部部長。後藤俊瑞（敬齋，兵庫人），時任臺北帝大文政學部哲學科副教授。根來泰信，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支那文學科，為鹽谷先生的第一屆學生，時執教臺北第一中學校。詳邱景墩，〈文政學部一哲學科簡介〉，《Academia：臺北帝國大學研究通訊》，創刊號（臺北：臺灣大學臺灣研究社，1996），頁109-137。陳瑋芬，〈大日本主義風潮下的日本漢學者—鹽谷溫晚年的儒學觀與其〈臺灣遊記〉〉，收於宋鼎宗總編輯，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編，《第一屆臺灣儒學研究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頁148。

走訪南北，展開歷時十一日的環島壯遊。

三、講學與演講：揭示「國體明徵」、講述「昭和王道」

鹽谷溫在這次的短期遊歷中，實有兩種性質的講學：一是作為儒教的權威主義者，前往國土邊境講授日本文化課程；二是作為東京帝國大學講座教授，接受臺北帝國大學委託，在東洋文學講座補講一學分的東洋文學課程。事實上，鹽谷溫應邀前來臺北帝大講學才是此行的主要任務，〈臺灣遊記〉對於此事的記載雖有清楚羅列課程安排，但若比起文化課程、演講的介紹與周遊臺灣全島的記事與感懷，顯然簡略許多，需藉由鹽谷溫的其他教學資料補充，才可探悉此行臺北帝大講學的意義，此部分筆者已另文討論⁽¹⁸⁾，在此僅就文化課程與演講部分進行說明，這類課程與演講內涵尤其體現了鹽谷溫的政治思想，自然也形塑了他看待日本殖民統治下臺灣的方式，可說是這篇遊記重要的精神底蘊。

在講授日本文化課程方面，不論是日本境內的神戶、德島與下關行程，還是前往剛舉辦過「始政四十周年紀念臺灣博覽會」(1935)的殖民地臺灣，在臺北高等學校、臺北帝大、軍隊中的偕行社⁽¹⁹⁾、甚至南行到屏東的「臺灣製糖工廠」公會堂，鹽谷溫主要以宣揚「國體明徵」、「昭和王道」為核心，共準備了三套講詞，分別為「日本精神與世界和平」、「日本精神及漢學」及「楠公與賴山陽」，其實這是他1932年以來在歐陸演講「昭和王道與世界和平」的延伸，其主要論點首先陳述「昭和」元號係出於《尚書·堯典》，所謂「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這裡的「百姓昭明」即振興內政；「協和萬邦」即修善外交，與世界各國親和協調之意。再以孟子「王霸之辯」說明西方列強所追求的乃富國強兵之術，本質為霸政，唯有汲取儒教精髓的日本皇道(王道)才能真正實踐《大學》中的「平天下」，並帶來世界和平⁽²⁰⁾。在此基礎上，三套講詞的重點如下：

第一套演講詞為「日本精神與世界和平」，鹽谷首先梳理自天孫降臨之神勅及神武天皇以降的系譜，藉以明證國體，說明日本精神；再者，則以歐美的世態實相，比諸王道政治，文中尤其引用論語、孟子，指陳「義大利的法西斯乃霸道，德國的納粹乃暴力政治，蘇俄的共產主義則為禽獸之道」，最後振臂疾呼「能夠保障世界和平的，除了予百姓昭明，萬邦諧和的昭和政格外，再別無他者。」⁽²¹⁾此講在臺北帝大進行朗讀時，尤其讓幣原坦總長與學生們皆深受感動⁽²²⁾。在偕行社面對諸多軍官，也透過最後朗讀吟誦，讓軍人流下滂沱熱淚⁽²³⁾。

其次為「日本精神及漢學」，「說明我國國體、日本精神，再論漢學傳來、化作日本道德的根底，與我國國體渾然融合、涵養了日本精神的緣由。」正因「漢學乃日本道德的根底，相當地醇化了我國萬世一系、忠孝一本的國體」，「假如想復興日本精神、明確國體意識的話，首先必須獎勵漢學。」演講最後也以鹽谷最得意的漢文朗誦做結⁽²⁴⁾，「年輕學子莫不熱血沸騰、感動激昂。」⁽²⁵⁾

另在12月21日晚上鹽谷受邀至臺北放送局，以廣播形式宣講「楠公與賴山陽」⁽²⁶⁾，日本武士楠木正成建立建武政權的事蹟與史家賴山陽寫作《日本外史》的史觀極受到鹽谷溫的推崇。在廣播中鹽谷「首先論述日本精神，說明漢學乃日本精神的根底，再解釋朱子學為建武中興的指導精神，最後引用論語來詮釋楠公忠義，……更斷言楠氏一門的忠孝，全因山陽的筆力方得以彰顯。」當鹽谷得知廣播聽眾除了上海、香港外，尚有活躍於呂宋、新加坡，甚至南洋群島的眾位同胞時，鹽谷「益發地提高嗓門，頗有征服一片南天的意氣！」⁽²⁷⁾此等南進大志與征

(18) 詳筆者：〈鹽谷溫來臺講學考述一兼論其文學史論述的建構與增衍〉，發表於臺大中文系「臺大中文系第368次學術討論會」，2017年5月11日。

(19) 「偕行社」為陸軍將校修養親睦團體的集會社交場所，類似現今的國軍英雄館。

(20) 陳瑋芬：〈「道」、「王道」、「皇道」概念在近代日本的詮釋〉，收於高明士主編：《東亞文化圈的形成與發展—儒家思想篇》，頁281。

(21)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十九編第二號，頁2。

(22)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十九編第五號，頁13。

(23) 同前註，頁14。

(24) 東京大學百年史編集委員會：《東京大學百年史》部局史一，頁733。

(25)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十九編第三號，頁11。

(26) 楠公為楠木正成(1294-1336)的尊稱，為日本南北朝時代的武將。1331年呼應後醍醐天皇向河內赤坂城舉兵，因為對於樹立建武政權有所貢獻，因此成為河內和泉的守衛。1336年在兵庫湊川面對討伐足利尊氏失敗，被弟正季刺殺身亡。賴山陽(1780-1832)為江戶後期的儒學者、歷史家、漢詩人、書家。所著《日本外史》對幕末期的歷史觀有很大的影響。詳Sharp電子辭典Papyrus PW-LT220大辭林3.0解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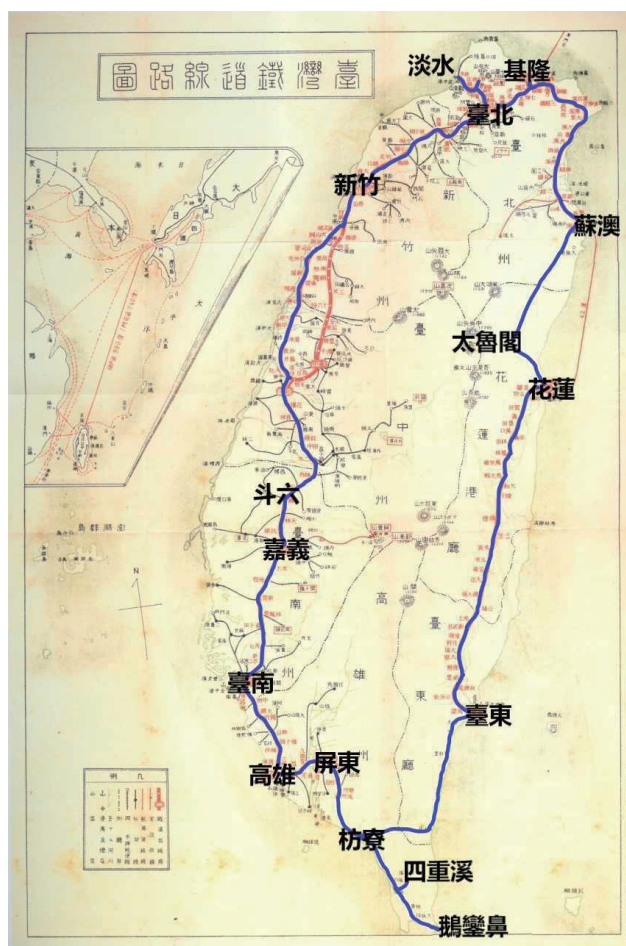
服異域的豪情，也體現在南征壯遊，當他來到臺灣最南端的鵝鑾鼻時，因少年時愛讀山陽「天連水處是臺灣」的詩句，眼前所及似乎已見呂宋之山、濠洲之岸，於是作七絕曰：

來到臺灣南盡頭，振衣巖上放吟眸，
奮飛鵬翼向何處，豪氣欲吞全地球。⁽²⁸⁾

如此征服南天之意氣，與豪氣欲吞全地球的氣概，壯則壯矣，但放到政治現實中，日本精神與所謂的昭和王道，不多時即演變成 1937 年底的南京大屠殺！鹽谷此行的壯遊與留下諸多昭和王道論述，倒成了不折不扣的帝國幫凶，留下誅心之論。

四、史蹟風土參訪與人物交遊

鹽谷溫在日本與臺北帝大講學期間，都曾利用假日餘暇到郊外參訪，但完整的旅程則是結束講學後，由今村完道規劃的「南征之旅」，時間為 1936 年 12 月 23 日起至 1937 年 1 月 2 日止，歷時十一日的壯遊，其行程主要由北向南，再從西半部遊到東半部，起點從臺北車站出發，依序停留新竹、斗六、臺南、高雄、屏東、四重溪、利基利吉、知本、花蓮、八達崗、礁溪，再返回臺北，堪稱完整的環島之旅。（圖一）以下便依旅遊性質，分為四點論述：



圖一 鹽谷溫 1936 年臺灣之旅行程圖⁽²⁹⁾

(27)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十九編第五號，頁 14。

(28)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十九編第六號，頁 23。

(29) 底圖「臺灣鐵路線路圖」錄自臺灣教育會編：《臺灣の旅》（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昭和二年），收於栗原純、鍾淑敏監修解說，河原功編集協力：《台湾の旅 / 台湾旅行の栞 / 趣味の台湾》「近代台湾都市案内集成第 11 卷」（東京：株式会社ゆまに書房，2014）。行程圖由筆者科技部計畫助理鄧觀傑協助繪製。

4-1. 日本帝國殖民的紀念史蹟

(1) 日本境內

鹽谷溫從東京出發的第一站，就在神戶高工的古宇田校長引領下，前往神戶的湊川神社⁽³⁰⁾、楠公自刃的遺跡及其墓地參拜。楠木正成（1294-1336）乃鎌倉末至南北朝時期的武將，也是鹽谷溫在演講中體現「國體明徵」的典範人物，堪稱「忠臣孝子的代表、日本精神的化身」，然而楠公行跡要到水戶義公撰寫《大日本史》，釐清南北朝何為正統，更在湊川建碑題名「嗚呼忠臣楠子墓」，表彰楠公忠義，才奠定了日本精神的根據地。後有賴山陽繼承父業，撰寫《日本外史》，致力於國體明徵，才真正彰顯楠公義行⁽³¹⁾。因此鹽谷極力稱揚楠公忠義與賴山陽的春秋筆法，認為「二者皆為今日所謂國體明徵、日本精神作興之先驅。」⁽³²⁾在出國講學之前，鹽谷先到湊川神社緬懷兩公事蹟，自然有其深意。

(2) 臺灣境內

鹽谷抵臺後，12月6日第一個週日，就由臺北帝大文政學部部長今村完道帶領前往劍潭山上的臺灣神社（今之圓山大飯店）參拜。此地供奉有守護國土經營、海外開拓的神明，以及1895年前來平定臺灣的北白川殿下，同時也是1923年裕仁皇太子行啟臺灣的第一站，鹽谷懷想「先人筮路藍縷、創業艱困的同時，亦思慕起皇室的無限恩德」，因此「遊歷臺灣，首先豈能不前來此處致意！」

12月20日再由根來泰信作東，前往劍潭寺、芝山巖參拜，北投八勝園洗溫泉。芝山巖為1895年六位推行國語教育的日本教員遇害處，後由內閣總理大臣伊藤博文親筆立碑並建神社以資紀念，鹽谷稱此地為「神聖的教育靈場」，寄望在臺從事本島教育的朋友們，勿忘崇高嚴肅的「芝山巖精神」⁽³³⁾。日後在南遊路上，先到第二師團登陸點「枋寮乃木將軍上陸地」致意，也在車城祭悼琉球藩民之墓、四重溪石門古戰場祭悼「西鄉都督遺跡紀念碑」⁽³⁴⁾，這些參訪實與德富蘇峰撫今悼昔之行旅類同。

鹽谷溫畢竟是昭和天皇「御講書始」的身份，因此追隨當年裕仁皇太子的行啟足跡也就不足為奇。在高雄壽山，鹽谷感懷太子為壽山命名，而今此處已列為禁獵區，動物也成為保育類動物⁽³⁵⁾。在屏東製糖廠更流傳著「瑞竹」的故事，據說1923年今上陛下巡遊臺灣時曾行幸製糖工廠，當時陛下休憩的小房舍係以竹材所造，而竹節之間居然神奇地冒出新芽，引起了陛下的注意。後來工廠職員將此瑞竹「移植到地上，細心栽培，結果不僅冒出繁盛的筍群，後來還長成蓊鬱竹林。」鹽谷認為若非平山翁勞費心力，「貫徹始終的忠誠之心，到底難得此祥瑞。」此故事後來也寫進小學國語讀本中，廣為流傳。等到鹽谷參訪瑞竹之林，則讚嘆「眼前所見如同神明的領域一般，余為這清淨森嚴的氣氛所深深撼動。」⁽³⁶⁾故賦詩二絕，一記天恩，一頌翁德。

由此可見，鹽谷的臺灣旅行在帝國史蹟的遊歷上，上承裕仁皇太子的行啟足跡，次又追隨德富蘇峰的視察參訪，清楚呈現出他的帝國視野。

4-2. 臺灣的風土人文與日本的治臺績效

鹽谷溫在臺北帝大講學期間，便常利用週末前往臺北近郊遊歷，除了前往草山（今陽明山）洗溫泉、踏青，也由根來先生招待前往江山樓品嚐臺灣料理、聽聞支那樂曲⁽³⁷⁾；後藤先生招待前往淡水兜風，參訪孔子廟、紅毛城（時仍為英國領事館），鹽谷溫對於基隆已開港通商，淡水卻仍留置一個治外法權的英國領事館尤其「難遏憤慨之情」。

鹽谷先生於12月23日開始了「南征之旅」，當他搭火車啟程，窗外所見，正是農忙景致，鹽谷將殖民前後的臺灣人民略作對照，而有野蠻和文明之對比，鹽谷認為臺灣人民受到皇恩統治後，過去遭番人斬首、土匪搶劫、

(30) 別格官幣社，祭祀對象為對國家有功績者的神社。湊川神社乃第一個別格官幣社（1872年）。

(31) 鹽谷溫：〈楠公と賴山陽〉（從昭和11年12月21日臺北放送局），《斯文》第十九編第二號（昭和12年1月27日），頁1。

(32)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十九編第二號，頁1。

(33)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十九編第五號，頁14。

(34)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十九編第六號，頁24。

(35) 同前註，頁21。

(36) 同前註，頁22。

(37)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十九編第三號，頁7。

擔憂瘟疫蔓延的情境已轉變為受法律保護、具備衛生、不再傳染瘟疫的文明境地，只要能勤懇工作，便能累積財富、養育下一代，幾乎回到先秦〈擊壤歌〉所歌詠：「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有哉！」的堯舜治世，而這些都要謝天、也要感謝皇恩⁽³⁸⁾。這個帶有美感距離的觀看雖說有眼見為憑的基礎，但顯然也過度美化殖民統治帶來的效果。

在南巡之旅中，鹽谷先生在嘉義經過了吳鳳廟，瞭解了吳鳳為矯正生番獵人頭的陋習而犧牲性命，讓番人也取下自身頭顱。參拜臺南孔廟時，則有感於孔廟的古雅莊嚴，祭器完備，祭祀活動亦相當盛行，鹽谷提及：「孔子的儒家思想醇化了我國國體，化作日本道德的根底。余相信，宣揚這樣的儒家思想是融和同化內臺的最佳方法。將孔子塑造為支那神明的形象，恐怕只是讓那些信奉似是而非的國粹論的頑冥之士更加難以接受。既已由官方名義舉行孔子的祭祀活動，那麼，解釋這位人物背後的思想無疑是最為重要的。煩請當局者稍加考慮。」⁽³⁹⁾顯見鹽谷積極爭取孔子論述的解釋權，盼能以儒家思想作為融合同化內臺的最佳方法。

在臺南先有學生相迎，再由臺南州史擔任導遊，前往安平參觀。鹽谷尤其讚揚鄭成功的「忠孝節義」⁽⁴⁰⁾，舉其偉大事蹟為例，說明鄭成功在永曆十五年，襲擊安平，攻陷赤崁樓，驅逐荷蘭人，佔領臺灣。多年後「聽聞明朝滅亡，慟哭之下病死於熱蘭遮城中，年僅三十九歲。」鄭死後賜諡號忠節，追封為延平郡王，並建立廟宇祭祀之。日本領臺後改為開山神社並列為國幣社，受到國庫撥款的支助，鄭母雖為日人，但以外國人身份卻能與日本神明一齊列為官方祭祀之神，古來恐只有鄭成功一人。仔細思維其精神，其忠君愛國之姿實與楠木正成類似，因此受到鹽谷推崇。

鹽谷先生在離臺前一天，再邀根來同去參拜建功神社，此處乃臺北的招魂神社，祭祀對象不分內地人、臺灣人或蕃人，也不論職位高下，凡是為國家公共而命喪臺灣的人，皆一併合祀之⁽⁴¹⁾。鹽谷以護國神靈的參拜做為最後一項活動，之後拜訪眾友朋，並舉行送別雅宴後，便結束了來臺講學行程。建功神社不論人種與階級，只以為國家公共而命喪臺灣為唯一指標，鹽谷溫有感於天皇聖恩，在此也為護國神靈獻上感謝。

4-3. 蕃界與蕃人

鹽谷溫在臺北帝大參訪土俗學研究室時，已有移川教授為他講解生蕃的風俗⁽⁴²⁾。到了南部行旅，鹽谷也安排進入蕃界利基利吉（Liki Liki）考察。蓋利基利吉為阿美族語 Liki Liki 之音譯，日治時期的 1920 年起此地為臺東廳臺東支廳臺東街利基利吉⁽⁴³⁾。此地為原始山坡地，無法乘車，因此安排由蕃童扛轎送鹽谷入山。這對鹽谷而言是個極特別的體驗，一來因為身材肥滿，掛在由兩根橫棒一塊板凳架起的簡陋轎子上，就如同「把胳膊掛在體操器材的鐵棒上頭一般，既難過又痛苦」，但兩位袒胸赤足的蕃童卻能跋山涉水，健步如飛，讓鹽谷「見著這般生蕃勇姿，不禁望之生怯」；等到鹽谷棄轎徒步時，行至陡峭處，一路又由蕃童推著屁股助行，形成極有趣的畫面。行進間蕃童竟與鹽谷應和吟唱同曲調的青年團歌，彼此互不相讓，蕃童也背誦起國語讀本：「北有北海道樺太，南有四國九州，更南有我等居住的臺灣……。」⁽⁴⁴⁾「我等」尤其引起鹽谷注意，等蕃童唱起了東京音頭等日本民謠，尤其讓鹽谷大為驚嘆。

除了蕃童的歌唱背誦引人注意，透過拜訪頭目（女性擔任）一家，瞭解利基利吉的兩百戶人家乃屬排灣族群，其性格本為剽悍，今日已頗為溫順勤奮；過去雖有貧困，目今已可理解努力幹活，就可賺錢的道理⁽⁴⁵⁾。透過夜間的歡迎歌舞，先由眾人跳起傳統樂舞，繼由壯年男女演出東京音頭、小原節等日本歌謠，鹽谷深刻體會到教育馴化的成效，並藉此反思如何馴化蕃人，使其忘卻「獵人頭之歌」，而成為順良人民；另又考慮新教育、新思想如何在不破壞蕃人悠久的舊習與傳統下施行？最終，鹽谷在《詩經》序「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中找到了解答，透

(38)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十九編第五號，頁 16。

(39) 同前註，頁 18。

(40)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十九編第五號，頁 20。

(41) 同前註，頁 29-30。

(42) 同前註，頁 13。

(43) 關於臺東縣卑南鄉利吉村簡介，詳「低碳永續家園資訊網」，網址：<https://lcss.epa.gov.tw/LcssViewPage/Responsive/CommunityDetail.aspx?Id=B2B2A1C9718EAD025177B55E5C103BEA>。上網日期：2017 年 10 月 18 日。

(44)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十九編第六號，頁 24-25。

(45) 同前註，頁 25。

過蕃人重視的歌舞，因勢利導，使蕃人自然得到馴化，這也是鹽谷作為漢學家，在不破壞原住民優良傳統的前提下，所做出的文化斡旋策略。類似的反思詰問，其實不斷出現在遊記中，如鹽谷看見周遭的土窟式排灣蕃舍將逐漸被木瓦屋頂的文化住宅所取代，鹽谷不禁想「數年後蕃人的生活必將大有改善，然而臺灣舊有的風俗是否該因此盡數埋沒呢？」⁽⁴⁶⁾可見鹽谷對於殖民帶來的現代性與殖民地傳統文化的存廢問題有更多的思維與考量，而這樣的姿態比起文化霸權帶來的武力征服與殺戮有更複雜重層的面貌。

4-4. 鹽谷溫與臺灣政官文士的交遊

除了各種史蹟與人文風土的參訪探索，在這次鹽谷的臺灣行旅中，尤可注意鹽谷溫與臺灣當地的政商名流、帝大師生、故友新知及臺灣詩社成員交遊互動。

在這次的行旅中，最主要的招待者共有三人，分別是臺北帝大校方的今村完道（閑堂）、後藤俊瑞（敬齋），及鹽谷的學生根來泰信。今村本是鹽谷舊識，根來則是鹽谷初於大學登壇授課的學生，加上住處相近，因此對鹽谷有諸般照顧。文中提及今村、根來兩對伉儷為鹽谷艾灸一事尤為有趣，主要是今村曾在東京受到照料，因此關心鹽谷養生，而有一面勸酒，一面點灸之舉；而根來則關心排便，隨時問候，鹽谷有感於兩位先生的親切真心，於是擬出「今村點灸，根來問便」以為後世撰寫昭和先哲叢談題目⁽⁴⁷⁾，可見鹽谷與故舊親切往來之幽默。最後，鹽谷更稱「走訪南北、歷時十一日的壯遊終於順利結束，真是一趟收穫滿滿的旅程啊！勞煩閑堂在前開路，敬齋在後協助，而更有根來前來相迎，簡直像是臺北漢學會總動員呢！」⁽⁴⁸⁾除了今村與根來，政商名流宴請鹽谷溫亦極為頻繁，另有鹽谷同窗或校友等人，皆已輾轉來臺發展，擔任地方要職，或是鹽谷本人或父親青山的學生，亦是舊雨新知，多數已為臺灣高等學校教員，亦同來吟詩共聚，歡迎昔日恩師⁽⁴⁹⁾。

鹽谷溫此番前來臺北帝國大學講學，與該校師生也有密切互動，除了課堂上的講學外，分別在12月9日晚間先由東洋學科為鹽谷舉辦一場歡迎會，地點在江山樓，與會者有今村、神田（喜一郎）兩教授，後藤助理教授、原田（季清）講師，以及學士學生合計十人。鹽谷與帝大師生圍著圓桌暢飲，更分配鹽谷所著《周覽詩鈔》，乘醉意吟讀朗誦，鹽谷尤其讚賞吳守禮、黃得時兩位學生以本島口音吟詠，保留著平上去入四聲的音調⁽⁵⁰⁾。至12月19日，則由鹽谷招待帝大師生復往江山樓舉辦告別小宴，主客十一人對飲紅酒，同樣分配鹽谷詩作《學生必吟》，眾生高歌吟誦，鹽谷揮筆作詩，依依不捨，展現難得的異地師生情誼⁽⁵¹⁾。

另值得一提的是12月17日南雅社與瀛社兩詩社也在萬華的三仙樓主辦了鹽谷溫的歡迎詩會，前者是以已故久保天隨博士為盟主的（日本）內地人所集結的詩社，後者則是由臺北仕紳組成的吟詩社，由謝汝銓執牛耳，魏清德負責裁判。此間有鹽谷的新舊相識，臺日詩人共聚一堂，由眾詩社成員分配鹽谷的《周覽詩鈔》，而且仿鹽谷渡臺詩作，依次和韻，共錄諸人詩作共六篇，詩中除沿用莊子大鵬鳥意象，眾人對於鹽谷所宣揚的「昭和王道」、「忠君報國」思想亦頗多讚美之詞，最後鹽谷高吟席上率賦之作，詩稱：「滿堂和氣恰如春，青眼高歌酌酒頻。相識何分新與舊，送迎偏喜有汪倫。」整場聚會充滿了詩人雅集的興致，一觴一詠，讓鹽谷「思慕起蘭亭的故事」⁽⁵²⁾，眾人濡沐在中國詩文的共同傳統，把酒戲謔，賓主盡歡，何有民族異己之隔閡與嫌隙？當晚兩詩社合辦的歡迎詩會實為臺日文人留下最美好的見證。

五、結論

鹽谷溫不僅出身漢學世家，又擔任東京帝國大學教職長達32年之久，其對漢學自有深厚涵養；然其晚年思想慢慢走向漢學的復古，在面對世界局勢發展時，也步上了儒教權威主義，漸與政權合拍，1929年擔任日本天皇的「御講書始」後，儼然成為皇室政權的「昭和王道」代言人。正是在漢學家與政權代言人的兩種身份下，使

(46) 同前註，頁27。

(47)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十九編第三號，頁8。

(48)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十九編第六號，頁29。

(49)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十九編第五號，頁17。

(50)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十九編第三號，頁9。

(51) 鹽谷節山：〈臺灣遊記〉，《斯文》第十九編第五號，頁13。

(52) 同前註，頁12。

得鹽谷溫的〈臺灣遊記〉一方面繼承了裕仁皇太子的臺灣行啟以及德富蘇峰的文化視察眼光，讓此番行旅的各種參訪都充滿了憑弔領臺事蹟與感謝皇恩浩蕩的帝國視野；另一方面，則不可忽略鹽谷溫也透過與臺北帝大師生、臺灣詩社會員、蕃社蕃人的互動交流，藉由詩歌吟詠、樂歌唱和，也帶來屬於他個人學識魅力的親切友誼，以及對於蕃人傳統存廢的思考，雖然不見得與佐藤春夫的旅行經驗類同，但表現出來的卻更像是傳統文人以詩文會友的情感交流，或是王道文化應有的人文深度。

也許是這樣有溫度、充滿雋永人情的文化交流，讓鹽谷溫在遊記附錄的〈「臺灣之旅」廣播一節〉中，不僅提出「臺灣乃天恩富足、物產豐饒的極樂仙境，亦為適宜日本民族發展的絕佳寶地，絕非北海道、朝鮮、滿州能比。」⁵³也對日後如何進一步統治臺灣提出具體意見：其一，正視臺灣本島人與蕃人的比例遠高於內地人的事實（95：5），希望能藉由「戶籍法」的頒佈，讓內地人可更自由的移民，兵役也可在臺灣服役，促使內地人與臺灣土地之間產生親密聯繫；其次，鹽谷溫也提出內地菸酒可輸入臺灣，臺灣自產砂糖，價格應該降低的意見，這顯然是站在臺灣人民的角度思考，而悖離了帝國主義剝削殖民地的本質，十分值得注意；其三，鹽谷甚至認為出生於臺灣的內地人已來到第二代，應抵除「內地人」、「本島人」的區分，讓內地人能「取得臺灣戶籍、在臺灣服兵役、以臺灣為安葬之地，確實地扎根此地。」若能廢除專賣法、減輕租稅，使百姓生活和樂，並獎勵內地移民，使他們真正熱愛臺灣、親近臺灣，如此，方能進一步發出「南進政策」之豪語⁵⁴。

諸多意見可知鹽谷溫對於統治臺灣一事，已呈現出文人（相對於武人）以仁政治國的王道理想，鹽谷認為應將臺灣視為日本國土來進行規劃，一視同仁待之，的確不同於帝國主義侵略者強調帝國／殖民、統治／被統治的種族、階級位階分立，以及對殖民地剝削的本質。在以儒家思想作為日本國體與道德的根柢下，漢學家鹽谷溫的同化主張似乎同時蘊含了殖民與反殖民意識的弔詭張力，值得仔細玩味。

53 鹽谷溫：附錄「臺灣の旅」放送の一節，收於〈臺灣遊記〉，《斯文》第十九編第六號，頁 31。

54 同前註。